



6月14日,亚洲象北迁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集中采访活动媒体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对两名野生亚洲象监测员进行采访。



6月17日,野象谷景区内的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媒体进行拍摄。



6月18日晚,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普文镇文腾社区,村民在院子里围观从山中走出的野生亚洲象群。

# 守株待象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

记者的工作有时是这样,有一些危险的场景,反而得去接近。云南北移象群刚刚刷屏社交媒体时,我和同事一起前往云南,试图了解短鼻家族的奇幻之旅。尽管近距离地拍摄野生象群被认为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但作为摄影记者,我还是很期待能拍摄到野生亚洲象。

短鼻家族四处逛吃,很难找到踪影,我们只得前往它们的家乡,探访它们的出走历程。刚到云南西双版纳不久,我们就偶遇了一次野生象群,它们当时距离公路只有100多米。遗憾的是,密林遮住了象群的身影。

其实,近年来,野象在西双版纳的活动很频繁,绝大部分象群也有固定作息,找到它们经常出没的村子就可以守株待兔。

第一次偶遇的一天,一名大象监测员提供线索,野生象群在一个村庄附近稳定活动了一个月,距离市区近百公里。

6月18日,大概下午4时左右,我们到了村子。按照经验,象群通常在傍晚六七点钟穿过山中的林子,到村子附近活动。因为怕自己脸生引起注意,我就一直在车里等着。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我拎着相机下车,绕着村子来回转了几圈,但是没有发现野象的影子。当时就想:今天可能拍不到了。

正想往回走时,我看到村干部模样的两个人,匆匆地赶往村东,边走边还一边打着手势,意思好像是让在外面的人回家,这一定是野象出来了。

抱着相机一口气跑到村东头后,我发现这边已经聚集了十几名村民,大家使劲伸着脖子,向树林方向张望,有的还用手机拍照。顺着他们看的方向,一眼就看到了一头野象,距离大概有六七十米远,晃悠悠地从林子里往外走,后面陆续又有野象排着队走过。在这里我拍到了它们经过村民种植的玉米地的画面。

我带的是一支常规焦距长镜头,要想拍得好一些,就得再往前点。之前采访的专家说,和野象的安全距离是200米,才有可能跑得赢它。按照当时的这个距离,只能希望野象不要发现我了。我不敢走得太快,害怕发出声音惊扰到野象,就猫着腰往前蹭。当走到一个十几米长的村间小路上,象群就从视野中消失了,因为路边的灌木遮挡了视线。

看不到象群反而让人更害怕,正在不知进退的时候,小路尽头,一只野象露出了头,紧接着是前半身。近距离遭遇野象,它庞大的身躯给我带来了强烈压迫感。与野象短暂的目光接触后,我举起相机拍了几张照片。照片拍好,野象也迅速转身,又消失在路尽头的灌木后。

没过一会儿,象群重新出现在视野中,它们绕开小路,前往农田。回去的路上,我把傍晚拍到的照片发给部门的同事。他们挺高兴的,我也是。



6月17日,野象谷景区内的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媒体记者拍摄进食中的大象。

# 这一路,人与象相伴同行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张 艺

云南峨山县富良棚乡断电的两小时,这个山坳里的村庄陷入一片漆黑。一户人家内,一个稚嫩的声音问:妈妈,是大象来了吗?

6月24日晚10时左右,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及应急处置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监测到野生象群短鼻家族逐渐靠近这个村口,他们拉下电闸,计划让大象从村子里直接穿过,那是往南最快最好的路线。

通过监测视频,人们发现,带头的象抬起眼睛,看向发出人声的地方,然后调回了头。

从2020年3月起,野生象群短鼻家族离开它们传统的栖息地云南西双版纳,开始了一场奇幻之旅,如今,兜兜转转数千公里,旅行了15个月后,象群回到普洱市墨江县,那里也是一个合适的栖息地。

这一路,人与象相伴同行。这样罕见的出走也引起世界范围人们对亚洲象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前所未有的关注,有人希望大象尽快回家,有人觉得大象的迁徙再正常不过。一批批专家、追象人进驻一线,但人们清楚,自己对大象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象已归家,但一场人象和谐共处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 哪里有好吃的,就往哪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居住在西双版纳的傣族人会在村寨周围种植大象喜欢的食物,依靠大象来减轻豺狼虎豹的干扰。傣依象,象靠傣,大象至今被赋予吉祥的寓意。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云南亚洲象项目主管曹大藩和大象打交道已有21年,他发现,一些傣族村寨里的老人,至今见到亚洲象后仍然欢呼雀跃,蒸糯米饭、砍甘蔗来招待它们。

然而,近年来,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急剧增加,已接近300头。它们扩大觅食范围后,会频频闯入农田,吃掉村民的庄稼和水果,这时也会有村民不得不选择放鞭炮驱赶。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郭贤明说,过去,大象只会偶尔从森林走出,到老百姓农地里去转一圈,并不会造成太多损失。

除了种群数量增加外,近年来,保护区的森林郁闭度不断增加,林下亚洲象可食的草本植物逐年减少,大象走出保护区向外扩散渐成常态。

野象由原来的怕人,变成了现在的伴人活动,频繁进入田地和村寨取食,食性已发生改变,人象活动空间高度



6月18日,野象谷景区内的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工作人员熊朝和被救助的亚洲象在一起。救助中心的11头亚洲象的饮食起居由27位工作人员轮班负责。本版图片由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重叠。郭贤明说,在食物比较匮乏的时间段,保护区面积最大的勐养保护区最多能承载100头亚洲象。

就这一区域而言,目前看,亚洲象的数量应该已超出了环境承载力。但对于西双版纳,还未有科学的测算数据。

保护区和栖息地都是人为划定的概念。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建红说,大象怎么会知道界线呢?它们只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就往哪走。

1992年,一只独象从西双版纳进入普洱市境内,随后新象群不断迁入,活动范围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目前,普洱市境内已监测到181头亚洲象活动,超过全国亚洲象种群数量的一半。

为减少来自大象的破坏,一些老百姓主动选择种植大象不喜食的作物。景讷乡村民李君凤家里从前种的是大象爱吃的玉米,为了避免大象造访,李君凤只得改种了柚子。

这样的效果能持续多久很难说。大渡岗乡副书记陈遥介绍,在这之前,百香果、菠萝蜜这些水果大象原本也是不吃的,可是现在都吃了。

中科院版纳植物园工程师袁盛东建议,应以亚洲象现在的取食偏好为基准,将

保护区周边的农田联系起来作为食源地。另外,更重要的是要减少对森林的破坏。除了亚洲象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野生动物,也需要庇护场所和相应的食物。

## 人与象都是生物圈的一员

北移亚洲象激发了公众对于生态问题的强烈关心,尤其是,亚洲象栖息地的生态环境究竟怎样?

根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草局提供的数据,西双版纳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80年代的88%上升到了现在95%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并不代表亚洲象最适宜生活的天然林面积的增长。

有学者提出,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挤占了天然林,是保护与发展中走过的弯路。面对这样的说法,当地也有委屈,西双版纳的橡胶种植一度作为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不能说需要它的时候觉得它重要,不需要的时候就开始责备种多了。而茶叶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和生活物资,历史上,西双版纳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一站。

有专家认为,之前西双版纳的土地利用缺少通盘规划,因而使保护区及周边重要的生态廊道受到影响。走过的历史弯路

无可挽回,接下来何去何从?

在此前云南省举行的发布会上,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万勇介绍,亚洲象保护和安全防范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国家将以亚洲象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公园建设提上了日程,将通过整合优化现有栖息地范围,建立统一的保护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亚洲象保护和安全防范能力水平。

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曾大藩设想20年后国家公园的样子:中国经济迈入新台阶,人民生态文明意识普遍提高,国家投资上百亿元建设亚洲象国家公园,观光人群走空中走廊,穿过国家公园的公路、铁路都走隧道和桥梁;护栏内的居民人口密度不超过每平方公里20人的阈值。

这将成为以旗舰物种亚洲象为标志的中国热带亚热带野生动物乐园。

## 探究人象相处的更优可能

8月下旬,象群已返回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在这场全民护象,引导象回家的行动中,诸多细节值得关注。万勇透露,截至8月8日,全省共出动警力和工作人员2.5万多人次,无人机973架次,布控应急

# 在沉浸式体验新闻中,与短鼻家族一起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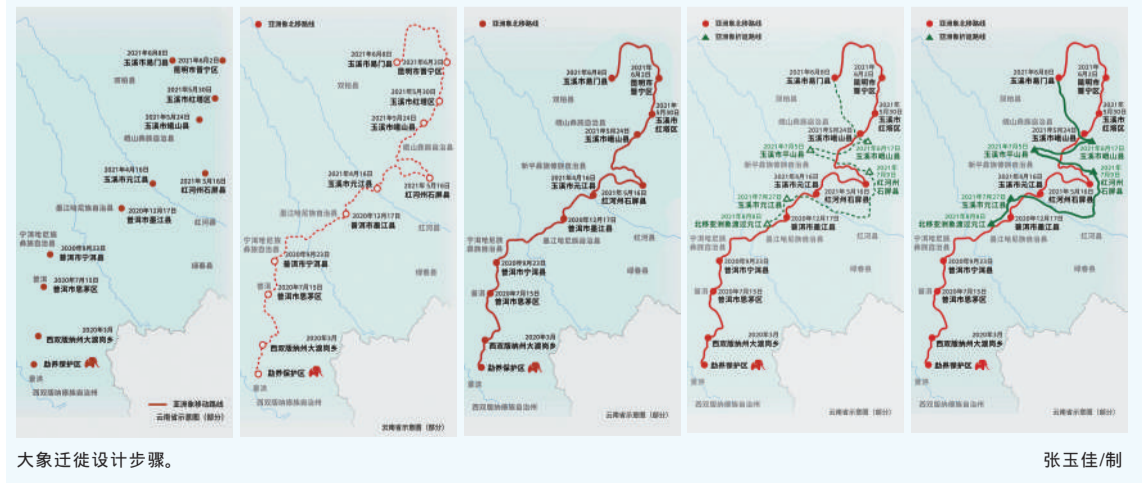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程琛 陈明

大象竟然都走了500多公里了啊!小象是在出走的路上生的啊!它们都出来十几个月了啊?

6月中旬,一场关于大象出走的选题策划会在报社召开,讨论的主题是我们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报道,才能更好地展现当时已经向北迁移了15个月的亚洲象短鼻家族,它们这一路上都发生了什么,大象出走背后的秘密是什么,人和大象之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

从2019年8月推出第一款沉浸式体验新闻《红军桥日记》,用全景VR、声音、图片、影像等全媒体融合手段记录新闻;到2020年4月用时间轴的方式展现战疫视觉全纪录的《武汉影像记疫》;再到今年4月,用AI技术制作推出沉浸式互动作品《你若记得我,我便活着》,中国青年报社触媒云厨一直在尝试沉浸式体验新闻的创作,也越来越擅长使用全景VR、AR、视频、声音等多样化的交互形式。

在大象北移的选题会上,我们一致认为,沉浸式体验新闻是最适合的呈现



形式:可以用地图做视觉载体,将大象行进路线的每个点位用丰富的故事和科普串联,视频、文字、图片、图表都可以是表现形式,再通过后期的编辑、视觉设计和技术编程将其制作成一个读者既有互动性,又有参与感的沉浸式体验新闻。

发。他们沿着大象行进的路线深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玉溪市,用时两周,循着亚洲象的行走路线,拍摄到了大量珍贵的大象照片,并采访了近百位与象打过交道的村民、专家、志愿者等。

经做了不少沉浸式产品,但每做一次对我们都是一种全新的开始,逻辑、框架、互动都要重新设计。所以,为了追求最佳的视觉效果、交互体验和新闻时效,设计人员和技术人员又加班了。一张看似普通的大象迁移地图,其实是此次设计中遇到的最大技术难点。



张王佳/制 漫画 程琛

术人员与设计人员反复的沟通讨论,决定采用分版本、分阶段显示绘制地图,整个作品中,共使用十多张地图图片。

之后,在保证地图路线进度准确的同时又确保了地图上每一个点都正确对应一个故事、一张照片或是一个短视频,测试了十多遍后,使本次产品达到最佳的体验效果。

在这款产品的最后,我们还专门设计了隐藏彩蛋,将照片设计为带作品二维码的明信片,长按保存图片即可获得。

这款产品历时两个月,有3万字的文字材料,6000多张照片,上百条视频。最终通过记录大象从北移,到南归经过的16个地点,将这些素材精编为过万的文字内容,1条长视频,6条短视频,1个VR场景嵌入,11张摄影作品及5张明信片设计,多维度回顾了大象北移南归的全过程。

虽然我们并没有专门的团队,但大家一直在探索,为制作更高质量的作品而努力。最新的消息是,象群已重返适宜栖息地,均在监测范围内,整体平稳,人象平安。



大象回家了!沉浸式体验新闻